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PAR-STENDHAL

Le Rouge et le Noir [法]司汤达_著 | 罗新璋_译

红与黑

[法] 司汤达 _ 著 | 罗新璋 _ 译

Le Rouge et le Noir
红与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与黑 / (法) 司汤达著; 罗新璋译. -- 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11
ISBN 978-7-201-10818-6

I. ①红… II. ①司… ②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
国-近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26268号

红与黑

HONG YU HEI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 300051
邮 购 电 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 子 信 箱 tjrmcbs@126.com

产品经 理 李 潇
责任编 辑 张 璐

制 版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890 × 1280毫米 1/32
印 张 15
印 数 1-10,000
字 数 387千字
版 次 印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2.00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目录 SOMMAIRE

001	上 卷
209	下 卷
467	书后附识
468	注 释

上 卷

真实，令人难堪的真实

—— 丹东¹

1 小城

置万千生灵于一处，把坏的拣出，
笼子里就不那么欢腾了。

—— 霍布斯

弗朗什-孔泰地区，有不少城镇，风光秀丽，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是其中之一。白色的小楼，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，疏疏密密，星散在一片坡地上；繁茂粗壮的栗树，恰好具体而微，点出斜坡的蜿蜒曲折。杜河在旧城墙下，数百步外，源源流过。这堵城墙，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，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。

维璃叶北面，得高山屏障，属于汝拉山的一条支脉。每当十月，冷汛初临，维赫山起伏的峰峦，便已盖上皑皑白雪。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，流经维璃叶市，最后注入杜河，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资源；这是一种简易作坊，大多数居民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，倒借此得到相当的实惠。然而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，却并非锯木业，而是靠织造一种叫“密露丝”的印花布，使家家殷实起来：拿破仑倒台以来，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。

一进城，就听到噪声四起，震耳欲聋：那是一部外表粗粝、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。二十个笨重的铁锤，随着急流冲击水轮，忽起

忽落，轰隆轰隆，震得路面发颤。每个铁锤，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。铁锤起落之间，自有一些娟秀水灵的小姑娘，把小铁砣送到大铁锤之下，一转眼就砸成了钉子。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，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，不免少见多怪。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，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，问起这光鲜的厂家，是谁家的产业，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：“嗨！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。”

维璃叶的这条大街，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，直达山顶。游人只要在街口稍停，十之八九，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，行色匆匆，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。

一见到他，路人纷纷脱帽致敬。他头发灰白，胸前佩着几枚勋章。广额鹰鼻，相貌总的来说，不失为端正。一眼望去，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，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。

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，看不入眼，发觉他那自得之中，还夹杂某种偏狭，又带点机敏。最后会感到，此人的才干，只在向人索账时不容少给分文，而轮到要他来偿债，则能拖就拖。

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，特·瑞那先生^①。市长先生步履庄重，穿过街道，走进市政厅，便在旅人眼中消失了。假如这外地人继续溜达，再走上百十来步，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，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，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。远眺天边，则见勃艮第山脉，峰峦隐约，赏心悦目。竟逐蝇头微利的俗气倘令人觉得憋闷，那么对此清景，自有尘俗顿忘之感。

遇到当地人，便会告诉他：这就是特·瑞那先生的府邸。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，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高垒的漂亮宅邸；整幢房屋，还是新近才完工的。市长的祖上，相传是西班牙人，算得上是旧家

① 特，译自法文 de，出现在姓氏中是贵族的象征。

世族；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，就已定居于此了。

一八一五年^①，特·瑞那先生夤缘得官，当上了当地市长，从此，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愧怍。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，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建造得起；如今，这座鲜丽缤纷的花园，层层平台，迤迤而下，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。

在德国，诸如莱比锡、纽伦堡、法兰克福等工业城市，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，多似繁星环抱；而在法国，却难找到。弗朗什—孔泰地区内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，石基垒得越高，就越受四邻尊敬。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围墙重重，格外令人叹赏，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，是出了金价买来的。且说雄踞杜河岸边的那锯木厂，一走近维璃叶，劈面就会看到。那屋顶上，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，上面写着“索雷尔”三个大字。该厂六年前的原址，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，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。

索雷尔老头，是个固执己见、无可理喻的乡民。市长先生虽很高傲，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，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，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。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，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，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。不过这份恩典，也是在一八二几年大选之后，才谋取到的。

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，才四换一，换得索雷尔这才一顷的小块地。这个地段，虽然于索雷尔老爹（他发迹后，地方上都这样称呼）的松板买卖更有利，但他太精明，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，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。

这桩交易，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揶揄。有一次，一个礼拜天，这事也有四年了，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礼服，从教堂出来，老远瞧见索雷

^① 是年，拿破仑倒台，王政复辟，暗示保王党得势。

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，望着他暗笑。这一笑，在市长心里投下一道阴影；此后，他不免常想，那次换地，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做成的。

每年春上，有一帮泥水匠，穿过汝拉山谷，前往巴黎。在维璃叶想赢得众人敬重，最要紧的是造围墙时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。哪位业主一时不慎，用了这种新花样，就会永远落个“没头脑”的名声；这在明哲稳健的人眼里，就体面扫地了。而在弗朗什—孔泰，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，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。

事实上，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，令人生厌。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，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，就会觉得不堪忍受，原因就该到这个坏词儿里去找。专横的舆论——这算什么舆论？——无论在法兰西小城镇，还是美利坚合众国，其愚顽都是一样的。

2 市长

权势！老兄，焉可忽乎哉？

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，孩童的惊诧，

阔佬的嫉妒，贤哲的轻蔑。

—— 巴纳夫

杜河之上，大约百步之高，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。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，实属必要；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·瑞那先生来说，真是万幸之事！山川形胜，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。但是每当春上，雨水刨出条条沟壑，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，简直无法通行。人人都感不便，倒成全了特·瑞那先生：修筑一堵六米高、六七十米长的挡墙，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。

为这堵挡墙，特·瑞那先生御驾亲征，三赴巴黎。因为，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，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。如今，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，而且，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，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。

有多少次，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，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，一面纵目四望，俯瞰这片杜河流域。在那一方，在河左岸，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，巉岩间依稀能望见无数细小的溪流。这些小溪，遇到多处落差，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，汇于杜河。山里的阳光，十分酷热。烈日当空的时候，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，梧桐叶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。这些梧桐长势很快，绿得发蓝的浓荫，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，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，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（虽然他是保王党，我是自由党，这件事还得称赞于他）。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——瓦勒诺先生，跟市长所见略同，都认为这片平台，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尔曼——盎然长道（terrasse de Saint-Germain-en-Laye）相媲美。

至于我，对这条“信义大道”，只有一点责难，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，而这些路牌，又为特·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；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，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；替壮硕的梧桐修枝打杈，甚至削去冠梢。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，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；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、圆圆的、平平的，跟菜园里的大路菜一个模样。但是，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。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，一年两次，必遭无情的剪削。当地的自由党人断言，也许是言过其实，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，剪枝所得，归他所有，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林工人，下手就更狠了。

这位年轻司铎，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，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。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，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，退伍

后退隐维璃叶——照市长的说法，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，又是拿破仑派。某天，竟敢当面对着市长，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。

“我喜欢树荫，”特·瑞那先生答复的口气，高傲得适可而止，因为对方是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大夫，“我喜欢树荫，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，才能树茂荫浓。我想不出，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，倘不能提供收益，种来何用？”

在维璃叶，“提供收益”是权衡一切的金科玉律。这四个字，概括了大多数居民的习惯想法。

“提供收益”，在这座风光绝胜的小城，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。外地人来到这里，进入凉爽而深秀的山谷，醉心于林壑之美时，首先会想到，当地居民对美一定特别敏于感受。其实，家乡风物之美，他们固然谈得不少，不能说不受重视，但那是因为能招揽游人，游人花钱能喂肥客店老板，客店老板则通过纳税，给小城提供收益。

这天，秋日晴朗，特·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，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。特·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语调庄重的谈话，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，不无担心。大儿子约摸有十一岁，常常跑到路墙那边，样子像要爬上去。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：“阿道尔夫。”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。特·瑞那夫人，看上去是位年三十许的少妇，依旧相当娟秀。

“他说说不定会后悔的，这位神气活现的巴黎人物。”特·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，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，“要知道我在官里也不是没有三朋四友……”

关于内地生活，不才尽管可以写上二百页，想我还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，忍心让读者诸公受罪，领教一番内地人极其啰嗦而又老于世故的谈吐。

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阿拜尔先生。

两天前，居然给他动出脑筋，不仅进入监狱和丐民收容所，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。

“不过，”特·瑞那夫人怯生生地说，“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，清正廉明，那位巴黎先生能找什么碴儿呢？”

“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，然后再写成文章，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。”

“那种报纸，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？”

“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，老有人在提起，分散我们的精力，妨碍我们去做好事。至于那个本堂神甫，我是一辈子也饶不了他的。”

3 穷人的福星

一位品德高尚、不要阴谋的神甫，是一村的造化。

——弗勒利

维璃叶的本堂神甫，已年届八旬；由于山区空气清冽，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，性格也如钢铁一般刚强。这里应该交代一下，作为本堂神甫，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、医院，甚至丐民收容所。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，来见这位神甫的。来人很机敏，选准清晨六点²，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。而且一到，便直奔神甫的住处。

信是特·拉穆尔侯爵写来的，侯爵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，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。谢朗神甫看着来信，颇费沉吟。“想我偌大一把年纪，在这里人缘也不错。”临了，他低声自语道，“谅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！”便转过身来，望着巴黎来客。虽说神甫年事已高，两眼依然炯炯有神，闪耀着神圣的光辉，表示只要是高尚事情，即使担点儿风险，也乐于助成。

“请随我来吧，先生。不过当着狱卒，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，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，不要妄加评论。”阿拜尔先生明白，他遇到了一位热心人。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甫，参观监狱、收容所、济贫院等处，提了许许多多问题，听到奇奇怪怪的答复，即便如此，他也一点儿没责怪的意思。

这次参观，一连持续了几小时。神甫想请来客一同回家吃中饭，阿拜尔先生推说有信要写，实际上是不愿更多连累这位好心的同伴。三点光景，两位先生视察完丐民收容所，又折回监狱。这时，在大门口碰到一名狱卒；那是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，生就一双罗圈腿，相貌本来就不雅观，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，面目显得格外可憎。

“啊！先生，”他一见神甫便问，“跟您在一起的这位，可是阿拜尔先生？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神甫答道。

“我昨天接到一道严令，是省长专差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，吩咐不准阿拜尔先生踏进监狱。”

“我要明白告诉你，努瓦虎，”神甫说，“这位同来的客人，正是阿拜尔先生。我不是有这份权力吗？不论白天晚上，随便什么时候，都可以进入监狱，愿意叫谁陪就可以叫谁陪。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神甫先生，”狱卒低声下气地说，像巴儿狗怕挨揍，不由得垂下头来，“不过，神甫先生，我也有妻子儿女的，一有告发，我就会丢掉饭碗，可我全靠这差事养家糊口哩。”

“我要是丢了差事，一样也会不高兴的。”善良的神甫说来很动情。

“那可不一样呀！”狱卒紧接着说，“您嘛，神甫先生，谁都知道您有八百法郎收入，有块好地……”

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两天里，你言我语，添油加醋，竟有了二十种不同说法，挑起了各种仇绪恨意，把个小小的维璃叶搅得满城风雨。

此刻，瑞那先生与他夫人有点儿语言上下，也是由此而起的。这天上午，市长先生由丐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，上神甫家兴师问罪，表示他们的老大不满。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，觉出他们话里的分量。

“好呀，你们两位！我活到八十岁上，竟成了附近第三个给革职的神甫。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十六个年头。来的当初，这儿还是区区小镇。城里的居民，差不多全由我来施礼。我天天为年轻人主婚，就连他们爷爷奶奶的婚礼，当年也是我主持的；维璃叶，就是我的家。看到这个来客，我心里也想过：巴黎来的这个人，可能真的是个自由党，眼下自由党，不要太多噢！但是，那又能碍着我们穷人犯人什么事呢？”

瑞那先生的责问，特别是收容所所长瓦勒诺的非难，越来越咄咄逼人。

“得啦，那就革我的职吧，”老神甫声音颤巍巍地嚷道，“可是我还得住在这儿。谁都知道。四十八年前，我继承了一份田产，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益。我就靠着这笔进款过活。你们两位听着，我嘛，任职多年，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³积蓄，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丢掉差事我也不怕。”

瑞那先生与夫人，生活得相当和美。这时，瑞那夫人娇怯怯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位巴黎先生，能碍着囚犯什么呢？”瑞那先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正想发发他的威风，忽听得妻子一声惊叫：原来看到二儿子爬上平台的胸墙，在墙头上奔跑起来。要知道这堵墙比一旁的葡萄园要高出好几米。瑞那夫人怕吓着儿子，一分神会摔下去，所以喊都不敢喊他。孩子觉得自己十分了得，嬉皮笑脸地好不快活，后来瞧见母亲脸色煞白，才跳下来，朝她奔去。这一下，可结结实实挨了顿骂。

经这件事一打岔，夫妻俩也随之改变了话题。

“我一定得把于连雇来，那个锯木匠索雷尔的儿子，”瑞那先生说，“这几个孩子越来越淘气，得叫他来管管。他是个年轻修士，反正跟这差不离吧，拉丁文特棒，要是肯来教，孩子的功课准能上进；因

为，此人个性很强，这是本堂神甫说的。我出三百法郎，兼管膳宿。只是对他的品德，叫人有点儿放心不下，他是老军医的宠儿。老军医得过荣誉勋章，推说是表亲关系，就寄居在索雷尔家；这老军医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。他有哮喘，说咱们山区的空气，有益于养病；只是此事，无从证实。他参加过破屋那八代（Buonaparté）^①的历次意大利战役；据说，后来拿破仑称帝，他还签名表示过反对。是这个自由党，教于连念拉丁文的，还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摞书留给了他。按说，咱们家的孩子，我根本不会考虑要木匠的儿子来照看，但是正好在我们吵翻的前一天，神甫告诉我，说索雷尔家的这孩子研习神学已三年，还打算要进神学院。这么说来，倒不像是自由党分子，竟是拉丁文人才了。”

“这样安排，好处还非止一端。”瑞那先生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，瞟了他夫人一眼，“瓦勒诺为他的敞篷马车，刚配备两匹诺曼底骏马，就神气活现的。可他的孩子，就没有家庭教师噢。”

“说不定他会把我们这位抢走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的计划你是赞成的喽？”瑞那先生对他夫人的慧心巧思报以微微一笑，“好吧，事情就这么定吧。”

“啊，老天！你这么快，主意就拿定了！”

“我就是这脾气，想必神甫已经领教到了。不必躲躲闪闪，我们周围尽是自由党。那帮布商就在嫉妒我，我心里明白得很；其中有两三位眼看要成巨富了，听便！我倒愿意让他们见识见识，瑞那家的少爷，由家庭教师领着散步，那才气派哪。我爷爷常讲，他小时候就有家庭教师。不过，这样一来，得多花一百银币；但是，身份攸关，这笔费用该打入必要的开支。”

这突如其来的决定，倒使瑞那夫人上了心事。她那亭亭玉立的身

^① 拿破仑姓“波拿巴”，“破屋那八代”（Buonaparté）为“波拿巴”（Bonaparte）的意大利文读法，意在嘲谑。

姿，秾纤得衷，照山里人的说法，也曾是当地的美人儿。又有那么一种淳朴的情致，步履还像少女般轻盈。风韵天成，满蕴着无邪，满蕴着活力，看在巴黎人眼中，甚至会陡兴绮思。如果知道自己姿媚撩人，瑞那夫人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的，因为她从未有过搔首弄姿、忸怩作态的念头。收容所的阔所长瓦勒诺先生，据说曾向她献过殷勤，结果一无所获；此事给她贞淑的品德，增添了异样的光彩。须知这位瓦勒诺，脸色红润，颊髭浓黑，长得身高马大，粗壮健硕，又兼为人粗豪、放肆、聒噪，在内地也算得上台面的人物了。

瑞那夫人非常腴腆，表面上性情平易，看到瓦勒诺一刻不停地走动，大声喧哗地说道，觉得很不受用。维璃叶地方的所谓娱乐，她都退避三舍，因此得了个名声，说她太傲，矜持于自己的出身门第。别人的毁誉，她并不在意，看到家里来客越来越少，反倒高兴。不过，有一件事，我们不必为她掩饰，那就是在太太们眼里，她不过是傻瓜一个：因为对丈夫一点儿不会耍心眼，本来可以要丈夫替她从巴黎或贝藏松捎几顶漂亮帽子来的，这类良机，她都白白放过了。在她，只要能在自己美丽的花园里安闲徜徉，就无所抱怨了。

她心地淳朴，从来没想到要去品评丈夫，嫌他讨厌。在她，虽未明言，但想象中，夫妇之间也不见得会有更温馨的关系了。她尤其喜欢听丈夫跟她谈教育孩子的事；瑞那先生希望大儿子当军官，二儿子能做法官，小儿子进教会。总之，在她认识的男子中，瑞那先生比他们都强，却没他们那么讨厌。

妻子对丈夫的这一品评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维璃叶市长之所以博得为人机智、谈吐高雅的美名，是因为能讲五六个从他伯父那里听来的笑话。已故特·瑞那上尉，大革命前曾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效力。这位老伯一到巴黎，便可随意出入亲王的沙龙，从而得以拜识特·蒙德松夫人，拜识名噪一时的特·尚莉夫人，以及王宫建筑师杜克雷先生。这几

位人物，都一再出现在现任市长瑞那先生搬弄的掌故里。但是，这些琐闻，微妙难言，讲久了，倒成了苦差事，如今也只有逢到重大场合，市长先生才叙说叙说有关奥尔良王室的逸事珍闻。此外，只要不谈钱财，瑞那先生都不失君子之风；他被认为是维璃叶最有贵族气派的人物，实属理所当然。

4 父与子

事若如此，其罪在我？

—— 马基雅弗利

“我太太倒真是很有头脑！”第二天一早六点光景，维璃叶市长这样自语着，朝索雷尔老爹的锯木厂走下去。“索雷尔家这小神甫，听说拉丁文特有天分。我跟太太说起聘请事，无非是为保持我们的身价地位。并没想到，我要是不请，说不定那个瞎折腾的收容所所长，也会有同样想法，把于连从我手里抢走。果真如此，以后瓦勒诺谈起自己孩子的家庭教师来，口气不知该有多狂呢！……这家庭教师，请来之后，是不是还穿一身黑袍？”

瑞那先生心里揣着这疑问，远远望见一个乡民：那人个子不高，还不满六尺，一大早就在忙乎着丈量木材。杜河沿岸堆着大批木材，把拉纤道都给占了去。乡民见市长走来，并不显得很高兴，因为木材这么堆放，堵塞道路，本属违章。

此人，就是索雷尔老爹。瑞那先生提出，要聘用他的儿子于连；这提议有点儿怪，老木匠始而惊愕，继而欣喜。不过，他听的时候，拉长着脸，装得很淡漠；这一带山民最擅长装聋作哑，以掩饰实底里的精